

從溫詞〈歸國遙〉「小鳳戰篴金颯艷」句 五家注的討論談到注解的態度與方法問題

張以仁*

本文針對溫庭筠〈歸國遙〉詞「小鳳戰篴金颯艷」句，仔細商榷華連圖等五家注解，逐詞或審其音，或辨其義，詳作分析與討論，確定正解。這是本文重點之一。本文復以此為基礎，從五家注語文方面的錯失，論及其治學態度之疏率，以呈顯訓詁的步驟與方法之重要，從而提出慎讀原典、詳酌舊說、覆按資料、印證同例、提供理據等步驟，及稽之舊訓有據、揆之本文而協、驗之全詞亦通、求之他例可證、按之音律能諧等檢驗方法（檢驗方法，亦即作解要件），以期建立學術性的注解方式。

關鍵詞：歸國遙 五家六說 戰篴 金 颯艷

*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兼任研究員

壹、前言

《花間集》是我國今存最早的文人詞總集，民國以來，不乏注解的專著。但因為注者客觀條件不一，往往各言其是，其中妍媸互陳，讀者難定取捨。本文擬藉溫詞〈歸國遙〉中一句的注解，呈現此一眾說紛紜的現象。一方面檢討諸家的得失，樣本雖小，瑕瑜可見。一方面也作出適當的結論，並略談注解的態度與方法。

溫詞〈歸國遙〉一共兩首，是比較少見於選本及專論的。本文要談的是第二首，它的全文如下：

雙臉，小鳳戰篋金鸂鶒，舞衣無力風斂，藕絲秋色染。 錦帳綉幃斜掩，露珠清曉簾。粉心黃蕊花壓，黛眉山兩點。

有些詞學者以為溫氏慣寫豔詞，他所描寫的女人有如懸在壁間的美人畫。¹ 這種看法雖然有待商榷，但這首〈歸國遙〉詞，卻幾乎純粹在描寫一個美女的外表。我們看這首詞，它凸顯的是一張華美頭飾映襯下的豔麗的臉，她素淡的低垂微斂的舞衣；它描寫了室中的錦帳與綉幃、床上的珠簾這些背景，又回到這個美女的臉部：兩頰的花靨，山眉的黛色。就結構上說，這首詞上片從雙臉寫到頭飾，而後全身衣著，由點而面，鏡頭聚焦於人物的特寫；下片鏡頭拉遠，畫面推廣，寫幃帳簾蓆，介紹室內景。然後花靨黛眉，回到室中人，由面而點。臉部細緻的描寫呼應上片「雙臉」二字，從臉開始，從臉收束。這樣的結構是經過匠心安排的；而整個畫面則是靜態的，沒有劇情，缺乏動作，甚至不寫心理活動。所有詞彙，多數是物語，有少數景語，沒有情語——似乎沒有一個字涉及感情，正像掛在壁上的一幅美人圖畫。不過，其中「舞衣無力風斂」、「藕絲秋色染」、「錦帳綉幃斜掩」、「露珠清曉簾」等句，似乎透露了一些訊息：衣的垂斂令人想像人的嫵靜風姿，衣的顏色令人想像人的優雅氣質，作者的筆觸似乎有意無意地著色於「感覺」上，雖然雲淡風輕，卻是隱隱約約。我們不禁會想到：這個身穿舞衣的美女的身分，以及她的感情。綉幃斜掩，珠簾清涼，是人起凌晨嗎？還是長夜未眠呢？她是傷春的舞女嗎？還是懷人的思婦呢？這樣便使得這位畫上的美人

¹ 葉嘉瑩，〈溫庭筠詞概說〉：「俞平伯〈清真詞釋〉云：『《花間》美人如仕女圖，而《清真詞》中之美人卻彷彿活的。』飛卿詞正可為俞氏所云『仕女圖』之典型代表。」見所著《迦陵論詞叢稿》（臺北：明文書局，1981）。

不像一隻「沒有生命的金鷓鴣」了。² 這樣的詞，在溫庭筠的作品中其實也是很特殊的。不過，我今天要討論的，並不在這方面，我要談的是其中「小鳳戰篋金鵲」一句的注解問題。這裡略述全詞佈局，旨在說明這個句子的周邊環境。映襯與對比的手法是溫詞習用的，頭飾的華美既與臉部的濃豔互為輝映，復與淡雅的衣著、清冷的牀景造成了強烈的對比效果，它應該是這幅美人畫的一個重要部分，而絕非如李冰若輩所說的徒然「堆積麗字」而已。³ 同時，也使讀者知道，本人對於此詞並非瀏覽一過，而是經過再三斟酌的細讀過程的；製作注解，或是仲裁他人的注解，「慎讀原典」是應有的基本步驟。

貳、五家六說——從華連圃到顧農

我使用的材料是來自六種《花間集》的全注本。李冰若的《花間集評注》一九三五年問世，算是早期的全注本了，但除了在前一首〈歸國遙〉詞有評語涉及本詞外，對本詞並無一字注解；華連圃的《花間集注》與李冰若書同年問世，李書重點在評，華書重點在注，二者各有所長，合則雙美，是《花間集》的兩大功臣。一九八三年，華連圃改以華鍾彥之名重新訂正他的舊作，由河南中州書畫社出版，對此詞的注解有所修正，前後注互有長短，故都在我的討論之列。另外，有蕭繼宗的評點校注《花間集》（一九七七年臺灣學生書局），李誼的《花間集注釋》（一九八六年四川文藝出版社），沈祥源、傅生文合著的《花間集新注》（一九八七年江西人民出版社），以及一九九九年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揚州大學教授顧農和他的學生徐俠所合著《花間派詞傳》。以上李冰若除外，其他五家的六種說法（華氏有前後注），是本文要討論的對象。下面分別依時間先後，介紹六說於下。華氏二說則排在一起，以便比較。

² 鄭騫，〈論馮延巳〉：「飛卿詞正像畫屏上的金鷓鴣，精麗華美，具有普天下的鷓鴣所共有的美麗，而沒有任何一隻鷓鴣所獨有的生命。」見所著《從詩到曲》（臺北：臺灣科學出版社，1961）一書。

³ 李冰若〈栩莊漫記〉評溫氏〈歸國遙〉二詞云：「此詞及下一首，除堆積麗字外，情境俱屬下劣。」見所著《花間集評注》，收入《宋紹興本花間集附校注》（臺北：鼎文書局，1974）。

一、華連圖說

篋，邊迷切，篋之俗字，所以梳髮者。溫詞〈思帝鄉〉：「戰篋金鳳斜」。小鳳，篋上所飾。金，鳳質也。颭，音占。颭豔，燦爛貌。

二、華鍾彥說

篋，邊迷切，篋之俗字，所以梳髮者，首飾也。溫詞〈思帝鄉〉：「戰篋金鳳斜」。小鳳，篋上花紋。金，篋色也。颭，音占。颭豔，燦爛貌。

三、蕭繼宗說

戰，顫動。篋，音ㄉㄞˊ，《字彙》：「篋，竹爲之，去髮垢者。」後以金屬爲之，爲首飾之一。白居易〈琵琶行〉：「鈿頭雲篋擊節碎」。颭，音ㄓㄢˋ，凡風動物與物之受風搖曳者皆謂之颭。由此句可知金篋之上有薄金爲鳳，懸於其上，迎風而搖戰也。

四、李誼說

「雙臉」兩句，形容兩腮經首飾的襯映而嬌豔。小鳳戰篋，指首飾。颭(zhǎn)，風吹顫動。

五、《新注》⁴ 說

篋(bì)，梳頭的工具，比梳子齒密。小鳳戰篋，精細的彩鳳繪在篋子之上。戰篋，即篋子，疑是如篋子形的首飾。《花間集》「戰篋」連用二次，均見溫詞中，雙音詞。颭(zhǎn)，風吹飄動。金颭豔，金光閃閃，豔麗耀眼。全句的意思是：面容美麗，飾有彩鳳的小篋子別在頭上，閃著金光。

⁴ 沈祥源、傅生文合著，《花間集新注》（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7），簡稱《新注》，以求省便。

六、顧農⁵ 說

雙臉，兩腮。小鳳戰篋，一種頭飾，篋子上有鳳形裝飾件。貼（zhǎn展），風吹搖動。以上兩句，形容美女因漂亮的頭飾顯得格外豔麗。

各家的注解，有詳有略。短短的一個七字句，沒有一家的注解是全部相同的。即使簡單如音讀，亦復如此，一個「篋」字，就有三種讀法。李誥、顧農未注，不知他們讀什麼音？音讀紛歧或將問題留給讀者，讀者安能不有所困惑？

參、資料的篩理與重點的提出

以上六說，有些地方與注解無關，有些地方語焉不詳，有些地方前後矛盾，必須先行釐清，始便下文討論。同時也可藉以略窺各注家的學術態度與修養。今逐條疏理，分述於後：

一、華氏前後二說，都以「篋」為「篋」的俗字。其他四家不談這個問題。按華氏據明毛晉汲古閣重刊宋本《花間集》為注，⁶ 清四庫全書本即屬此本重刊，此字正作俗體「篋」。明梅膺祚《字彙》云：「篋，俗篋字」，當是華說的依據。惟後來其書以華鍾彥之名重新校訂出版時，由於排版的疏忽，二字印成一樣，這個注就失去了意義，華氏自不免失察之責。惟此一問題屬於校勘，無礙訓解，諸家是以未予理會。事實上，這種筆畫上的細微差別，即使專從事校勘如李一氓的《花間集校》、曾昭岷的《溫韋馮詞新校》，都沒有注意它。這裡稍作交代，下文不贅。

二、華氏前注訓「篋」為「所以梳髮者」，但絕無一個美女頭上會戴著梳理髮垢的篋子的，何況上面還有「小鳳」的裝飾，也不像櫛髮的篋子。所以他於後說增加了「首飾也」三字，認為它是首飾。但文字的處理卻似乎有二義並陳的味道。到底此篋是櫛髮之具還是首飾？還是髮具兼首飾？有欠明確。而將前注的「篋上所飾」改為「篋上花紋」，「鳳質」改為「篋色」，使它接近髮具之形，恐怕也是因為拋不開舊注包袱之故。首飾之篋與櫛髮之篋有同源的關係，是可以

⁵ 顧農、徐俠，《花間派詞傳》（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9），溫、韋詞部分為顧農所撰，見所附〈玉臺遺響，婉約先聲〉一文。因稱其名。

⁶ 見華連圃，《花間集注》（上海：商務印書館，1937年增訂，1938年出版），〈發凡〉。

理解的。就如讀上聲的「肚」是「胃」，讀去聲的「肚」是「腹」二者之有同源的關係一樣，我們卻不能說胃就是腹，或既是胃又是腹，在同一語境只有一是，不能兩全。華氏如果有意製作此一語意模稜的注解以增其適用能力，恐怕反而彰顯了他在字與詞的分辨能力上尚有未足。這種缺失，不只華氏一人，蕭氏、《新注》都有，見下文。

三、《新注》一家之說，前後竟也不能一致：他解釋「金鷗豔」云：「金光閃閃，豔麗耀眼。」似乎三字是形容「小鳳戰篋」的。可是下文卻說：「全句的意思是：面容美麗，飾有彩鳳的小篋子別在頭上，閃著金光。」將「豔」字解作「美麗」，顯然是形容「雙臉」的。又如他說：「《花間集》『戰篋』連用二次」，以證「戰篋」為雙音詞，卻不見連用二次的實例，更是不該有的疏忽。

四、李誼逕釋「小鳳戰篋」為「首飾」，對「小鳳」二字不予理會。這是值得注意的現象之一。華、李、顧不釋「戰」字，蕭獨訓為「顫動」，《新注》則讀「戰篋」為「雙音詞」，而以「篋子」為釋。這是值得注意的現象之二。「鷗」字各家訓解大同小異，只有華注以「鷗豔」為讀，而解作「燦爛貌」，大異於他家。這是值得注意的現象之三。三種現象，指向一個焦點，那便是對「詞彙」的認知不同。

如果把「小鳳戰篋」視為一個複合名詞，有如「芝麻燒餅」、「豬腳麵線」之類，便得看其當時有否相同詞例。否則，寧可把它視同「翠鳳寶釵」（溫詞〈歸國遙〉之一）、「蟬鬢美人」（溫詞〈更漏子〉之四）、「金鴨小屏」（溫詞〈酒泉子〉之二）一類的詞彙組合，比較富於彈性。溫詞〈思帝鄉〉有「戰篋金鳳斜」句，「戰篋金鳳」相當於「小鳳戰篋」的倒裝，也可旁證「小鳳戰篋」的黏合力不強。因此，它比較不像一個複合名詞。

「戰篋」一詞，有溫詞〈思帝鄉〉「戰篋金鳳斜」為證，說它是「雙音詞」應該是可以成立的。但是什麼樣的雙音詞？卻可進一步討論。所謂雙音詞，就是指兩個音節構成的詞。如果兩個音節表一個語位，便是雙音節的單詞，像葡萄、芡苡、逍遙等都是。它們不能以「葡」或「萄」的單音節形式出現，因為它們分開來都不是語位。又有一種雙音詞：如電燈、皮箱、蒸餃，是兩個語位結合而成。兩個音節分開來各具意義。「戰篋」應該屬於這一種。「戰」在「戰篋」這個雙音詞中不只是一個音節，也是一個語位，它附著於「篋」字，有修飾的作用。因此「戰」字應有其意義，如同上述「電話」、「皮箱」、「蒸餃」的「電」、「皮」、「蒸」有其意義一樣。和它同型的詞彙如「雲篋」、「鉤

篋」、「金篋」皆是。⁷「金」、「鈿」言其材質，「雲」狀其花紋，「戰」則標榜其飾件顫動的姿態。諸例構詞的方式相同。《新注》不訓其義，是把「戰篋」視同雙音節單詞，是不對的。蕭氏訓「戰」為顫動，是「戰」字的常訓。和凝〈臨江仙〉之一「碾玉釵搖鸚鵡戰」，《新注》訓「戰」為抖動，李誥訓為晃動，其義實同。加上「鼈」、「斜」、「搖」等字的呼應配合，蕭訓是可以肯定的。這種飾件，亦附置於玉釵、金步搖等首飾上，不止是篋上才有，和凝〈臨江仙〉之二「鳳凰雙鼈步搖金」亦可為證。

蕭氏之外，他家皆不釋「戰」字。是否同《新注》一樣有詞彙的認知問題，或只是疏忽？不願輕議。但此字在這個句子裡卻居關鍵地位，不予解釋是不對的。

五、「鬘」字蕭氏無解，大概覺得不需要解釋。李訓為「嬌鬘」，《新注》訓為「豔麗」或「美麗」，顧農訓為「豔麗」，意義都差不多，即以「豔麗」一訓代表，無須討論。至於是形容首飾還是形容雙臉，則是另一問題，留待下文商榷。

經過上面的篩檢與疏理，要討論的問題已趨單純，可綜為下面幾項：

- 一、「小鳳」的異解。
- 二、「篋」字的音與義。
- 三、「金」字的異解。
- 四、「鼈」、「鬘」與「鼈鬘」的讀法。

肆、分項討論

上述四項詞彙的訓解問題，是按照「小鳳戰篋金鼈鬘」這個句子的先後順序排比的。除「戰」、「鬘」二字因涉及詞彙的認定已於上節討論外，幾乎每一個字的注解都有異說而待研判。下文就依照此一順序，逐項展開討論。

一、「小鳳」異解的判定

「小鳳」一詞的解釋，可大別為二類：一是「篋上飾物」，華連圃最早持此說，所以把「金」訓為「鳳質」以相配合。顧農注為：「篋子上有鳳形裝飾

⁷ 李珣，〈虞美人〉：「倚屏無語撚雲篋」；顧夔，〈虞美人〉：「蓮冠穩簪鈿篋橫」；薛昭蕴，〈女冠子〉：「翠鈿金篋盡捨」，即其例。皆見《花間集》。

件」，比華說清楚。蕭繼宗以爲是「金篋上有薄金爲鳳，懸於其上」，是比較詳細的說明。蕭書較華注晚出，並未參用華注。另一種說法是「篋上花紋」，是華氏後來修正之說，因而改訓「金」爲「篋色」，以求配合。《新注》訓作「精細的彩鳳繪在篋子之上」，與之相同。他複述全句的意思時則作「飾有彩鳳的小篋子別在頭上」，稍覺含混，兩處相參，應該還是指繪飾，如改「飾」作「繪」，便明確了。《新注》用語精準度欠佳，處處可見。

這裡首先要判定的是：「小鳳」是篋上飾件還是描繪於篋上的花紋？這就須視與「戰」、「颺」等字的配合度來作決定。「戰」字既已如蕭說確定其訓爲「顫動」，它和訓爲「搖動」的「颺」字是互爲呼應的，而插貼髮上的篋子應不會搖曳顫動，顯然「篋上花紋」一義揆之本文已不能協了。

其次是鳳形飾件係懸掛或豎立？此則都有可能。然從「戰」字體味，似豎立更爲切合。「戰」義爲顫抖，懸掛應是飄蕩。以彈簧裝置，如釵上之有鸚鵡，步搖之飾鳳凰。和凝〈臨江仙〉之一：「碾玉釵搖鸚鵡戰」，之二：「鳳凰雙颺步搖金」，皆可爲證。

三是諸家皆不訓「小」字，大概其義明曉，無煩訓釋。只有《新注》，一則說「精細的彩鳳」，二則說「飾有彩鳳的小篋子」，是「小」字訓爲精細嗎？還是「小」字直貫「篋」字呢？二者自然都不能成立。「小」可訓爲「細」，卻不能訓爲「精細」；「細」有「細小」與「精細」等義，今以「細」作橋樑而訓「小」爲「精細」，在訓解上叫作「偷換義項」。《新注》類似錯誤不止一見，譬如他訓溫詞〈荷葉杯〉的「腸斷」爲「神情入迷」，即是一例，見拙作〈試論溫庭筠的一首荷葉杯詞〉，⁸ 此處不贅。《新注》又將「鳳」字訓爲「彩鳳」，顯然全憑聯想，不落實作解。顧農訓作「鳳形」，自較平實。此句下文有「金」字，華氏以爲「鳳質」，蕭氏亦然，則是金鳳。〈思帝鄉〉作「戰篋金鳳斜」，正可佐證。《花間》詞以「金」狀鳳者十四見，無一作「彩鳳」者。《新注》臆爲此說，應該算是浮夸的訓解了。

二、「篋」字的音與義

「篋」字的音讀，宋丁度《集韻》、元黃公紹《古今韻會》、明樂紹鳳《洪

⁸ 收入拙著《花間詞論集》（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01修訂一版）一書。

武正韻》皆作「邊迷切」，幫母齊韻，應是華注所本。宋陳彭年《廣韻》作「邊兮切」，音同。其義則為「眉篋」，是彎如眉樣的頭飾。這個反切，以國語注音符號標之，應讀陰平ㄅㄛ。《集韻》又有「頻脂切」一讀，並母支韻，國語標音應讀陽平ㄅㄛˊ，蓋蕭氏所本，其義為「取蝦具」。明梅膺祚《字彙》又有「毗意切」一讀，其義為「竹為之，去髮垢者」，是櫛髮的篋子，國語標音則讀去聲ㄅㄛˋ，《新注》即標此音。

按「首飾」之「ㄅㄛ」，不是「櫛髮具」之「ㄅㄛˋ」，華連圖取首飾之音置於「梳具」之義的篋是不對的，這是一；捕蝦之器音ㄅㄛˊ，與首飾無關，蕭氏音ㄅㄛˊ，而義為首飾，顯然有誤，這是二；而蕭又引《字彙》，以為是櫛髮的篋，不知櫛髮之篋，但音ㄅㄛˋ，不音ㄅㄛˊ，是一誤再誤，這是三；國語ㄅㄛ一音字罕見，「篋」字但讀去聲ㄅㄛˋ，其義則為櫛髮之具。《新注》選擇此音而說以「首飾」之義，似乎揮不去「篋子」的陰影，這是四。按首飾之篋與櫛髮之篋乃至以密竹製作的魚具之篋，同取一形，音或小異，無礙同源。「肚」為胃則音ㄉㄨˇ，為腹則音ㄉㄨˋ；盤「旋」讀平，「旋」風讀去，其例時有。首飾之「篋」，自應讀陰平ㄅㄛ一音為是。

今稽詞律，〈歸國遙〉此字應作平聲（張夢機，《詞律探原》，⁹下同），溫詞另首〈歸國遙〉次句「翠鳳寶釵垂眾髮」，第四字「釵」正作平。韋莊有〈歸國遙〉三首，除首句較溫多一字外，其餘句法悉同，其次句第四字分別為「花」、「飛」、「蜂」，皆平聲。

《花間集》「篋」字除溫氏〈歸國遙〉詞外，另有四見，它們是：

（一）溫氏〈思帝鄉〉第六句的「戰篋金鳳斜」；

（二）薛昭蘊〈女冠子〉次句「翠鈿金篋盡捨」；

（三）顧夐〈虞美人〉之六第三句「蓮冠穩簪鈿篋橫」；

（四）李珣〈虞美人〉下片第四句「倚屏無語撚雲篋」。

各例「篋」字依律皆作平。

孫光憲有〈思帝鄉〉一首，句法與溫全同，第六句第二字作「行」，平聲。（另韋莊兩首，句法與溫異，無法比較）又薛昭蘊另首〈女冠子〉，次句第四字作「威」，亦平；溫庭筠〈女冠子〉二首，該字分別為「紅」、「容」，韋莊二首為「年」、「明」，其他如張泌、孫光憲、毛熙震、歐陽炯、鹿虔扈、牛嶠、

⁹ 張夢機，《詞律探原》（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81）。

尹鶚、李珣八家計十六首，該字莫不作平。又顧夙〈虞美人〉其他五首第三句第六字爲「初」、「烟」、「清」、「青」、「芳」，皆平；唐五代其他詞家如毛文錫、孫光憲、鹿虔扈、李珣、閻選、馮延巳、李後主七人計十四首皆作平。¹⁰又如前文所述，李珣〈虞美人〉下片第四句第七字爲平，上述顧、毛、孫、鹿、閻、馮等六人十五詞該字莫不作平。（另馮延巳及李後主各二首，該句改爲六字，或連下句爲九字，句法既異，無法比較。）

從上述諸多例證來看，可知首飾之「篋」，當讀陰平ㄉㄨˊ一音，華連圃採「邊迷」一切是正確的，可惜混用了櫛髮之義。這種首飾，它的基本造型也許出自櫛髮的篋子，但卻不是去垢之物。這個「篋」字，因爲受櫛髮之義的影響，誤讀爲ㄉㄨˊ一`是普遍的現象。像國語日報〈古今文選〉一二四期載方祖桑注白居易〈琵琶行〉一文，便將「鈿頭雲篋擊節碎」的「篋」字誤注爲去聲ㄉㄨˊ一`。恐怕講解白詩的都不免犯這種錯誤。

三、「金」字異義的處理

「金」字的問題看來比較單純，實際上也有它繳繞之處。華氏原說爲「鳳質」，後改爲「篋色」。所謂「鳳質」，是將「小鳳」視爲「戰篋」的飾件。這個飾件，是黃金或者金屬打造的。所謂「篋色」，是說「戰篋」本身是金色的。蕭注二說兼之，《新注》則同於後說，李、顧二家未作解釋。但《新注》既訓「颺」爲「風吹飄動」，不知這個「閃著金光」的「彩鳳」，或者這支金色的「戰篋」，如果是描繪的花紋而貼戴於髮上，何以會「風吹飄動」呢？可知「小鳳」既非花紋，金色也不一定指戰「篋」，金質即金色，都是指裝置於戰篋上的鳳形飾件而言。這樣才能上與「戰」呼應，下與「颺」配合。《新注》之說，不能成立。華氏以「颺豔」爲雙音詞，訓爲「燦爛貌」，沒有上述問題。但其訓另有可商處，令人無法苟同。詳見下節討論。

四、「颺」、「豔」與「颺豔」的訓讀

首先討論「颺」字的音讀：除華氏外，其他四家皆音「展」，國語標音爲

¹⁰ 見張璋、黃畬編，《全唐五代詞》（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86）。

虫ㄣˊ。華氏獨音「占」。按「占」音有平、去二讀，以它標音，已不理想，而「鼈」但讀上聲，「占」字二音，無一相合。案此字「从風占聲」（見宋徐鉉，《說文新附》），為形聲字，可能即華氏致誤的原因。不知《說文》所謂「某聲」，並非標音，只是顯示音的大類。譬如「河」字「从水可聲」，並非音「可」，此人人皆曉之通例，華氏或係一時疏忽。

其次討論「鼈」、「艷」分讀與「鼈艷」合讀的問題：「鼈」字獨立成詞，諸家所訓，雖有詳略不同，概括言之，其為「風動物」的意思則一，在本例，訓為「搖蕩」較為適切。牛希濟〈臨江仙〉之七：「洞庭波浪鼈晴天」，是狀水的搖蕩。和凝〈臨江仙〉之二：「鳳凰雙鼈步搖金」，狀人走動時頭上鳳飾的搖蕩。次例尤近本例，與「風」的關係不顯著。本例「鼈」字，是狀小鳳這個飾件的。蕭、李、《新注》及顧農四家都沒有異義。華注獨以「鼈艷」為讀，訓為「燦爛貌」，與他家不同，併入下文「艷」字討論。

「艷」字是情況比較複雜的。「艷」作艷麗講，華氏之外，其他各家似乎都沒有問題。但「艷」字是形容「雙臉」呢？還是形容金質的「小鳳」呢？《新注》一家，便有此兩解，前者與李、顧相同，後者小近華注而實大異其趣。華注以「鼈艷」為雙音詞而訓為「燦爛貌」，顯然認作「金」的修飾語，與其他各家都不一樣。我認為溫詞特別標舉「雙臉」以為首句，不當沒有下文與之呼應，絕無孤置二字之理，此所以李、顧等認為「艷」字正為修飾此二字而有。溫詞另首〈歸國遙〉首二句云：「香玉，翠鳳寶釵垂眾綬」，「垂眾綬」三字正是呼應首句「香玉」二字的。二詞寫法類似，也可為證。李誼通解此兩句為：「形容兩腮經首飾的襯映而嬌艷」，顧農通釋為：「以上兩句，形容美女因漂亮的頭飾顯得格外艷麗」，都深切了解其間的呼應關係，李說尤能緊扣「雙臉」二字。《新注》則說：「面容美麗，飾有彩鳳的小篋子別在頭上，閃著金光」，好像面容的美麗無關於首飾的襯托。與其說他不解「艷」與「雙臉」的關係，毋寧說是文字表達的火候有所未足。

華注「鼈艷」之讀，以「燦爛貌」修飾「金」字，是將「雙臉」一語孤置，與《新注》另說相同，如上所說，顯然不能成立，因為驗之全詞難通。兼且所作解釋，並非常訓，理應說明根據，佐以例證。事實上「鼈艷」連讀，已不尋常，訓為「燦爛貌」，更似望文生義，稽之舊訓無據，令人無法信從。因此對「鼈」、「艷」二字的解釋，自以李、顧之說為妥。

伍、訓解小結

經過上文的討論，這個句子的注解可以釐定如下：

一、小鳳：此處指頭飾「戰篋」上的簀足鳳形飾件。小，謂鳳形體積不大。

二、戰篋（ㄅㄞˋ）：篋（ㄅㄞˋ）形頭飾。戰謂顫動，頭飾上有配件，行動時顫動有致，故名。

三、金：鳳質，亦鳳色。

四、颺（ㄅㄞˋ）：凡風動物或物之受風搖蕩者皆謂之颺，此處訓搖蕩貌。

五、豔：豔麗，狀上句「雙臉」。

六、與上句「雙臉」串解，謂兩腮在篋飾小鳳款款搖蕩、金光閃爍的襯映下，顯得分外豔麗。

就以上討論過程，檢覈上述五家六說，可以發現下列諸情況：

一、就五家六注言，華氏後注固然有強於前注者，如增加「戰篋」首飾一義，便是修正了前注「梳具」之失。但也有不及前注者，如以「小鳳」為篋上花紋，令無法與「戰」、「颺」等字呼應配合。而五家注中，蕭注在華注修訂之前，首先肯定「戰篋」為首飾，且釋「戰」義為搖戰，皆為有識之見。《新注》參考了華注，無法別擇其是非，問題最多，訓解歧異之外且用語粗率。李、顧二家，問題最少。

二、此句通共七字，諸家並非字字皆注，其未作注者粗誌如下：

（一）華：「小」、「戰」無注。

（二）蕭：「小」、「豔」無注。

（三）李：「小」、「鳳」、「戰」、「篋」、「金」無注。按：李以「小鳳戰篋」為詞頭，訓為首飾。未逐字作注。

（四）《新注》：「戰」無注。

（五）顧：「小」、「戰」、「篋」、「金」無注。按：顧以「小鳳戰篋」為詞頭，於「小」、「戰」、「篋」等字未單獨作注。

可以看出李、顧並未逐字作解，故錯誤少。讀者無法知道他們如何標讀「篋」字？如何解釋「戰」字？無法知道他們是以「金」為鳳質還是篋色？卻須承受他們所忽略的一大堆問題。他們用簡化了的「襯映」、抽象了的「漂亮」等語言，迴避了若干文字上的瑣碎，卻抹煞了金鳳搖蕩的韻致與光色等具象之美，也同時相對地模糊了雙臉豔麗姿采的想像空間，這在注解態度或方式上是有商榷的餘地

的。我雖然在前文稱贊二注能顯示前後兩句的呼應關係，卻不認為二注是毫無瑕疵的。

三、華、蕭、《新注》對語言與文字的關係，似乎都缺乏正確的認識，篋字音義的混淆便可證明。李注以「小鳳戰篋」為複合詞，《新注》以「戰篋」為雙音單詞，皆不釋「戰」字，於詞彙的認識，似乎也有欠缺。

四、諸家注解，有當句即不可通者：如《新注》以「小鳳」為篋上花紋而訓「鸂鶒」為「風吹飄動」，此所謂揆之本文而不協；有從前後句看而互不相蒙者：如華注以「鸂鶒」、《新注》以「鸂鶒」為「小鳳戰篋」的修飾語，使得上文「雙臉」二字孤置而虛懸，形同殘破，此所謂驗之全詞難通；有望文生訓，毫無根據者：如華注以「鸂鶒」為雙音詞而訓為「燦爛貌」，此所謂稽之舊訓無據；「篋」字音讀歧出，不知查檢字書，尋繹舊訓，按考音律，此所謂按之音律難諧。是一錯而百誤。這些已涉及注解態度與方法的問題。

陸、結語

管中窺豹，但見一斑。雖只一斑，全豹膚色只是它的擴大，這是強調這一斑的代表性。就本文而言，我們固不能憑區區一個句子注解的瑕瑜來定論諸家整體的妍媸，但如果它所顯示的問題是有代表性的，是不限於個案而有通案可能的，是攸關治學態度與方法的，是涉及思維的邏輯性與某類學識基礎的，則一斑之微也未嘗不可窺全豹。像此例所涉及的：用語的粗疏與取義的乖異、注解態度與方法的輕忽，以及語文關係認識的不足，都是這種類型。

這五家學者，年齡層被甚廣，老、中、青都有。華連圃北大畢業，早年任教於河北女師學院，授《花間》詞。他的《花間集注》出版於一九三五年，¹¹重新訂正於一九八三年，五家中他年輩最早。其次是蕭繼宗，他曾是東海大學中文系的教授兼系主任，後來以他的評點校注《花間集》在臺大中文系講授過一個時期的《花間》詞。他是三湘名士，詩詞書畫皆所擅長，擔任過黨政文職，有時名。他的書是臺灣僅有的《花間集》全注本。顧農目前仍是揚州大學文學院教授，他的專長是魏晉南北朝文學，著有《建安文學史》、《文選與文心》等專書。《花間派詞傳》是他指導的學生徐俠女士的碩士論文，其中溫韋兩家詞的注釋，則是

¹¹ 華連圃，《花間集注》，顧隨〈序〉及〈自序〉。

他的示範之作，¹² 他生於一九四四年，作注時已年五十四、五；他的書是目前最新出版的專著。李誼目前在四川省社科院文學研究所擔任研究工作，是詞學名家繆鉞教授的高足。¹³ 他另有《韋莊集校注》一書，與《花間集注釋》的性質相同，蒐輯韋莊資料頗富。他專事研究，其書應有一定的水準。除徐俠外，《新注》的作者沈祥源、傅生文應該是比較年輕的了。他們曾是武漢大學的研究生，沈研究中國古代漢語，傅研究唐代詩歌。他們撰寫《花間集新注》時是何身分，如何分工，並未說明，但其書甚獲武漢大學教授胡國瑞推許，在所作〈序〉文中贊美他們「各以所長，共相切磋，合力注釋《花間集》，正可相得益彰，為讀者作出良好的貢獻」。¹⁴

這五家作者，如上所述，他們有的是飽學之士，有的受過現代的學術訓練。應該說各有所長，但實際上卻也是各有所短，兼美者不多。就我所知，他們在詞學方面的著作並不豐富，或專談詞韻，範圍狹窄；或係通論泛說，缺乏深度體認，¹⁵ 顯示專業能力有所欠缺。某些語文方面的錯誤，是否因為輔助學識的不足

¹² 參注5。

¹³ 見李誼，《花間集注釋》（成都：四川文藝出版社，1986），〈後記〉，及《韋莊集校注》（成都：四川省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86），〈前言〉。

¹⁴ 見沈祥源、傅生文合著，《花間集新注》，〈序〉（胡國瑞撰）。

¹⁵ 五家詞學著作，大致如下：

華連圃（華鍾彥）：（一）〈詞學引論〉，《河北女師學院期刊》1.2(1933)。（二）〈菩薩蠻調考證〉，《河北女師學院期刊》2.1(1933)。（三）〈詞學的起源時間考〉，《北強月刊》2.1(1935)。（四）《花間集注》（1935；1983年以華鍾彥名對此書有所刪訂）（五）〈從舊體詩詞的光輝傳統展望其未來〉，《學術研究輯刊》1(1979)。（六）〈發展詩詞創作改進用韻方法〉，《中州學刊》8(1988)。（七）〈發展我國韻文，改造當代詩詞創作〉，《中華詩詞年鑑》（北京：中國民間文藝出版社，1988）。計專書一種，論文六篇。其中除專書《花間集注》及論文〈詞學的起源時間考〉用「華連圃」之名外，其他包括新刪訂的《花間集注》皆署名「華鍾彥」。

蕭繼宗：（一）《實用詞譜》（臺北：中華叢書編審委員會，1957）。（二）蕭繼宗評點校注《花間集》（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77）。計專書兩種，一為工具書。

李誼：（一）《韋莊集校注》（1986）（二）《花間集注釋》（1986）。計專書兩種。

沈祥源：（一）〈唐五代詞韻字表〉，《固原師專學報》1981.2。（二）〈評《花間集》〉，《固原師專學報》1984.1，與傅生文合著。（三）〈花間集韻譜〉，《南昌師專學報·社科版》1985.1，與曾文安合著。（四）〈唐五代詞用韻考〉，《研究生論文選集》（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85）。（五）〈兒女情多，風雲氣少——《花間集》內容新評〉，《武漢大學學報·社科版》1986.4，與傅生文合著。（六）《花間集新注》（1987），與傅生文合著。共計專書一種，論文五篇，其中與人合著者四種。

所造成呢？某些訓解，浮夸歧出，粗疏失據，是否由於治學態度不够謹嚴呢？他們雖或飽學，但對於一部出自唐五代的韻文學作品，他們的訓解，有步驟嗎？有方法嗎？他們慎讀原典了嗎？詳酌舊說了嗎？他們覆按了資料嗎？印證了同例嗎？他們立義是否有據？是否適合當時的語文背景？是否貫通了前後文義？一訓之成，都須要有這些先驗條件以爲基礎，五家注如果都具此基礎，應該不會有如此參差的差異。

清乾嘉學者王引之撰《經傳釋詞》，提出兩種檢驗訓解的方法，那便是「揆之本文而協」、「驗之他卷而通」。第一要本文講得通，第二要別的地方找得到同例。《花間集》是講究格律的詩歌文學，注解者所面對的更不僅限於虛字。本文因參酌王氏的方法而擴充之，設置了「稽之舊訓有據」、「揆之本文而協」、「驗之全詞亦通」、「求之他例可證」、「按之音律能諧」五道檢驗關卡，尤其是「按之音律能諧」，是研究韻文學所不宜輕忽的。同詞下文「粉心黃蕊花靨」，《新注》音「靨」爲「夜」，不知此詞句句押「琰」韻，「靨」自有陽聲「於琰」一讀，見《集韻》。毛熙震〈後庭花〉之二亦以「靨」字與「豔、臉、斂、染、點、掩、臉」諸琰韻字押，日本學者青山宏《花間詞索引》概歸之於「YE」音，皆失其讀。又如溫詞〈菩薩蠻〉之八，「翠鈿金壓臉」，李誼音「鈿」爲「dian」，去聲，不知此詞依律作平，十四首皆如此，「鈿」有平、去兩讀，此處不當讀仄。可見五家疏忽之處，所在多有，不僅區區此例而已。

本文採用五家著作爲討論對象，是因爲五家各具其代表性。坊間近年類似著作，我所經目的尚有房開江注，崔黎民譯的《花間集全譯》（一九九七年貴州人民出版社）、于翠玲的《花間集注》（一九九八年華夏出版社），以及朱恆夫注譯的《新譯花間集》（一九九八年三民書局）。這幾家之外，我不曾讀到的又不知凡幾。好在本文旨在發凡示例，無須獮祭求全。學者不妨依本文所示步驟及方法施於不同對象，以觀演繹之效。注解是一種學術的奠基工作，影響甚大，允宜

傅生文：著作三種，皆與沈祥源合撰，見沈祥源條。

顧農：（一）〈李清照前期的生活和創作〉，《南充師院學報》1983.2。（二）〈讀姜白石「北固樓次稼軒韻」〉（以仁按：〈永遇樂〉），《語文教學》1984.7。（三）〈關於李清照詞論〉，《河北師範大學學報·社科版》1986.4。（四）《花間派詞傳》（1999），與徐俠合著。計論文三篇，範圍都在宋詞。專書《花間派詞傳》，僅注溫、韋詞部分。以上資料多採自林玫儀主編《詞學論著總目》（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1995）一書。

小心從事。五家注有他們正面的貢獻，不在本文討論之列。本文設此五關，驗以此例，卻部分呈現了五家注的若干負面且具代表性的問題，讀者使用，當慎作選擇，取其長而去其短；未來注者，或因拙文而有所改進，自是本人樂於見到且企盼不已的。

柒、尾聲

有關「颭豔」是否連讀為雙音詞的問題，我有另一種想法。由於客觀條件尚未充足，不敢寫入結論，衍作尾聲，待振餘響：

颭、豔二字，颭在琰韻，豔在豔韻，唐時皆咸攝開口三等字，除聲調有上去之異，實係疊韻的關係。溫庭筠〈鴻臚寺有開元中錫宴堂樓臺池沼，雅為勝絕。荒涼遺址，僅有存者，偶成四十韻〉詩云：「颭灩蕩碧波，炫煌迷橫塘」，¹⁶「颭灩」與「炫煌」疊韻雙聲相偶，「颭灩」為雙音詞，至為明顯。二者皆溫氏作品，自然提高了詞的「颭豔」也是雙音詞的可能性。

「豔」與「灩」通：《中文大辭典》引溫詩作「颭豔」，應該有版本上的依據；馮延巳〈歸自遙〉之二：「春豔豔，江上晚山三四點。」「豔豔」狀春波，清沈辰垣《歷代詩餘》引作「春灩灩」，皆二字相通之證。「颭」的意義是「風動物」（見《集韻》），「灩」的意義是「水波動貌」（見《廣韻》），元稹〈通州丁溪館別李景信〉詩：「碧幌青燈風灩灩」，¹⁷則為風動物貌。二字的中心義皆為「搖蕩」，這也正是「颭豔」一詞的意義。杜牧〈題池州弄水亭〉詩：「弄水亭前溪，颭灩翠綃舞」，¹⁸翠綃喻柳，「颭灩」是狀柳絲搖曳之姿。溫詩的「颭灩」則是形容碧波蕩漾之貌，與〈歸國遙〉詞之描寫金鳳的搖蕩都在同一義項之內，華氏訓作「燦爛」，顯係從「金」字聯想而來，找不到其義的淵源。

不過，「颭豔」訓為搖蕩，雖修正了華注無根之說，卻不能避免上句「雙臉」孤置之病，只算解決了半個問題。我最近寫了一首詩，送北女師大副教授濮傳真赴美國哈佛大學進修，有「哈佛携歸寶一馱」之句。世慣以西行取經喻留學歐美，「哈佛」二字，合則為校名，分則如「哈日」、「哈韓」之比，是「崇

¹⁶ 見《全唐詩》（臺北：盤庚出版社，1979），卷五八三。

¹⁷ 見《全唐詩》卷四二一。

¹⁸ 見《全唐詩》卷五二〇。

佛」的意思，這種詞彙的離合運用，頗能增添文字的趣味。如果溫詞「甌豔」也具此離合的作用，分則「豔」字與「雙臉」呼應，則詞彙的活力豐富，且靈化了章句的結構，又不止區區的文字趣味而已了。果如此，應該是溫氏創作技巧上的一項新發現，可惜同例一時難覓，所以我說「客觀條件尚未充足」。北大的袁行霈教授，嘗謂溫詞〈菩薩蠻〉「小山重疊金明滅」的「小山」，一則狀山形之屏，二則狀屏上之山，¹⁹ 也是一詞兩用的寫法。但該例疑義尚多，未成定論，且與本例方式不同，不能援證。暫時把這意見作為一種假設，公諸同道，等待新的證驗。

（本文於民國九十三年二月十九日通過刊登）

¹⁹ 見所著〈溫詞藝術研究——兼論溫韋詞風之差異〉一文，《中國詩歌藝術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7）。

引用書目

一、傳統文獻

- 《中文大辭典》，中華學術院，1973。
《古今韻會》，元·黃公紹，臺北：中文出版社，1990。
《全唐詩》，清聖祖御編，臺北：盤庚出版社，1979。
《字彙》，明·梅膺祚，《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洪武正韻》，明·樂紹鳳，《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商務印書館，1983。
《集韻》，宋·丁度，臺北：中華書局四部備要本，1970。
《經傳釋詞》，清·王引之，臺北：世界書局，1963。
《說文新附》，宋·徐鉉，收入鄭珍，《說文新附考》，《百部叢書集成》，臺北：藝文印書館，1968。
《廣韻》，宋·陳彭年，臺北：世界書局，1960。
《歷代詩餘》，清·沈辰垣，臺北：商務印書館，1981。

二、近人論著

于翠玲

- 1998 《花間集注》，北京：華夏出版社。

朱恆夫

- 1998 《新譯花間集》，臺北：三民書局。

李一氓

- 1982 《花間集校》，臺北：源流出版社。

李冰若

- 1974 《花間集評注》，收入《宋紹興本花間集附校注》，臺北：鼎文書局。

李誼

- 1986a 《花間集注釋》，成都：四川文藝出版社。
1986b 《韋莊集校注》，成都：四川省社會科學院出版社。

沈祥源

- 1981 〈唐五代詞韻字表〉，《固原師專學報》1981.2。
1985 〈唐五代詞用韻考〉，《研究生論文選集》，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

沈祥源、曾文安

- 1985 〈花間集韻譜〉，《南昌師專學報·社科版》1985.1。

沈祥源、傅生文

- 1984 〈評《花間集》〉，《固原師專學報》1984.1。
1986 〈兒女情多，風雲氣少——《花間集》內容新評〉，《武漢大學學報·社科版》1986.4。
1987 《花間集新注》，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

房開江、崔黎民

- 1997 《花間集全譯》，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

林玫儀

- 1995 《詞學論著總目》，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

袁行霈

- 1987 〈溫詞藝術研究——兼論溫韋詞風之差異〉，《中國詩歌藝術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張以仁

- 2001 《花間詞論集》，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修訂一版。

張璋、黃畬

- 1986 《全唐五代詞》，臺北：文史哲出版社。

張夢機

- 1981 《詞律探原》，臺北：文史哲出版社。

曾昭岷

- 1988 《溫韋馮詞新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華鍾彥（華連圃）

- 1933a 〈詞學引論〉，《河北女師學院期刊》1.2。
1933b 〈菩薩蠻調考證〉，《河北女師學院期刊》2.1。
1935 〈詞學的起源時間考〉（華連圃），《北強月刊》2.1。
1938 《花間集注》（華連圃），上海：商務印書館，增訂四版。
1979 〈從舊體詩詞的光輝傳統展望其未來〉，《學術研究輯刊》1。
1983 《花間集注》，河南許昌：中州書畫社。
1988a 〈發展詩詞創作改進用韻方法〉，《中州學刊》8。
1988b 〈發展我國韻文，改造當代詩詞創作〉，《中華詩詞年鑑》，北京：中國民間文藝出版社。

葉嘉瑩

- 1981 《迦陵論詞叢稿》，臺北：明文書局。

鄭騫

- 1961 〈論馮延巳〉，《從詩到曲》，臺北：臺灣科學出版社。

蕭繼宗

- 1957 《實用詞譜》，臺北：中華叢書編審委員會。

- 1977 《評點校注花間集》，臺北：臺灣學生書局。

顧農

- 1983 〈李清照前期的生活和創作〉，《南充師院學報》1983.2。

- 1984 〈讀姜白石「北固樓次稼軒韻」〉（以仁按：〈永遇樂〉），《語文教學》1984.7。

- 1986 〈關於李清照詞論〉，《河北師範大學學報·社科版》1986.4。

顧農、徐俠

- 1999 《花間派詞傳》，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

A Discussion on the Attitude and Methodology Regarding
Annotation as Illustrated by the Different Annotations of
Five Studies for the Line ‘Xiaofeng zhanbi jinzhanyan’
(小鳳戰篦金齔艷) in the *Ci*-poem “Guiguo yao”
(歸國遙) of Wen Tingyun

Yi-jen Chang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cademia Sinica

There have been six different kinds of annotation by Hua Lianpu and some other scholars regarding the line ‘Xiaofeng zhanbi jinzhanyan’ (小鳳戰篦金齔艷) (The small golden phoenix atop the *bi*-comb-shaped hair ornament shivers up a glitter) in the *ci*-poem “Guiguo yao” (歸國遙) (far from returning to my country) by Wen Tingyun. This essay carefully discusses these annotations by examining their sounds, studying their connotations, and detailed analyses in order to determine which are the correct annotations. This is one of the focuses of this study.

Based on such study and the mistakes found in the language of those five studies, the author further discusses the negligence of their scholarship to highlight the importance of the steps and methodology of critical interpretation of ancient text. He also suggested the steps of carefully studying the original text, deliberating old theories, examining carefully in the light of source materials, verification, and providing evidences; as well as the investigation methods of examining and studying older critical interpretations, considering the consistency of the text, examining the rationality of the whole *ci*-poem, verification with other examples, and checking the rhythm of words. With these investigation methods, he hopes to establish an academic form of annotation.

Keywords: “Guiguo yao” (歸國遙), six different kinds of theories by five kinds of studies, shivering on the *bi*-comb-shaped hair ornament, gold, glittering